

大漠

亲 历

小区值岗见闻录

立春。寒风裹挟着冷冷的阴雨。早晨七点还差十分，过桥来到同属一个社区的相邻小区。作为志愿者，今天我的任务是在这个小区门口值岗，测量出入小区人员体温。保安师傅听了我的来由，热情地拿出外来车辆及人员登记册、一个体温测量器和几支水笔。小区门口搭起了临时帐篷，一张两斗桌。七点，过来一位机关干部，居委会安排我俩一起搭班。

七点一刻，马路上过来一对清洁工夫妻，看我们闲着，让我帮他俩测体温，说公司要求每天上报。我赶紧拿起测温器，拼命按按钮，但按来按去跳不出度数。保安师傅过来说，可能早上气温低，测温器反应不灵光，前两天是贴上暖宝宝才能用的。哈，还有这档事！同伴赶紧打电话向社区反映，不一会儿，社区工作人员来了，还真带来了暖宝宝。贴上一试，测温器似乎灵敏了些，但仍须机不离手一直捂着。

率然而至的外来客，是一位“盒马鲜生”的快递小哥。自从启动防控疫情紧急响应，各居民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，禁止外来人员及车辆进入。快递小哥相当配合，自觉把小区居民订购的一大袋蔬菜和冰镇海鲜从电动车上拿下，放在小区门卫，联系上买主让他们自己出来取。紧接着，又来了一位“叮咚送菜”和“欧尚送菜”，他们都把东西放到帐篷里，检测点成了外卖快递中转站。非常时期，快速便捷的网购成了更多人的选择。

七点半以后，早起外出买菜的大妈、大伯陆续回家。给他们一一测量体温，体温计不太灵光，要按好几次，好在大家都很配合。八点之后，开始有车子进出。我上去给他们测体温，测温器蛮争气，一测一个准，大概是车内温度正常吧。车内同乘人员也不能漏掉，一个个测下来，显示的都是36℃多一点，通过。有个骑电动车的小伙子，趁我忙着测体温，想从一旁溜进小区，被同伴一声喝住。“我都进出三次了，还量啊？”量！宁可

北京有四合院，上海有石库门，宁波有老墙门。

老墙门，一度曾属于宁波城里人的一个传统经典的栖身地。门楣上书三教九流，厅堂间过往五湖四海，灶台上烹煮七情六欲。中规中矩的它，为一代代宁波人生存数百年的主流居住方式与精神道场。

如果说人生如戏，恰恰是老墙门提供了舞台，一出出悲欢离合在此轮番上演。如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，老墙门炼出天地人景的精华，兴衰回环之余，令人触及物是人非的悲悯。泛黄的月份牌，缺角的锅碗瓢盆，尽显市井烟火与人生百态。

老底子，孝闻街一带的老墙门是新式里弄，郁家巷一带属花园式墙门，秀水街带着后现代主义风格，外滩新马路一带又是老克勒的石库门。连同马头风火墙，那些气度非凡的厅堂与庑轩，那些石木雕拼镶的门窗，一并年代久远的爬山虎、凌霄、藤萝，井然有序的布局陈设，无不令人惊叹其气度。

起初，不少老墙门是气派的，一股与生俱来的傲娇。在连片青黑

重复，不可漏网。我有点好奇，问：“一清早进出三次了，干嘛去啦？”他用手一指，说对面的沿街菜场下午就要关门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大家都在抢购呢。他的电动车踏脚板上放满了各色蔬菜，大白菜就有两棵。表现不错啊，一早起来买菜已经是个好男人了，居然还跑了三趟！我笑着说，菜场关门不是还有超市吗？东西多着呢，不会让你挨饿的！

过了一会儿，一位中年男人双手拎着河鲫鱼、蛏子、大闸蟹和各种蔬菜，满载而归。“你猜介大蛏子多少一斤？才18元！”显然是捡到了钊货，看他那个小兴奋。旁边一位大妈拎了一大袋青菜，说是给儿子送来的。“两元五一斤，农民种的，真便宜。”戴着口罩，我看不清他们的脸部表情，但讲话的声调掩饰不住各自的喜悦。他们自觉走过来测体温。正常范围，OK。

八点左右，一辆电动车在背后戛然停下，一位戴头盔的女士从车上搬下一只电饭煲。正要问她去哪里、干什么，女士抢先说了，是来给我们送粥的。她一早起来熬了粥，想着这几天小区门口值岗的辛苦，就主动承担起这项任务。她边说边打开锅盖，稠软香糯的红枣粥热气腾腾，香气扑鼻。“我消毒过的，你们放心。”女士一边说一边给我们每人递上一纸杯红枣粥和一次性餐具。这不就是小区那个平时发髻高耸、爱穿旗袍、热情大方的大姐吗？退休闲居的她也加入了这场战“疫”。

谈论间，抬头发现，小区大门及旁边挂着两条标语——“今天到处串门，明天肺炎上门”“口罩还是呼吸机，您老看着二选一”，通俗直白，警示醒目。

非常时期，小区出入人员比往日少了许多。我跟保安聊天。他说，这个小区才八九幢楼，三百来户人家，不大。门岗有四个保安轮班。他是丽水人，还有两个安徽的，一个湖北黄冈的。正说着，有个中年人往门岗走来。“唔，就是他。”啊！湖北黄冈？我一下警觉起来。“放心，他没回去。本想过了年，初七回老家与妻子孩子团聚。疫情一来，回不去了，只好退掉票，住在门岗上面的宿舍呢。”

这时，从小区出来一位大伯，听我们正在谈论疫情，凑过来指着门岗旁边的理发店说，那个理发师是湖北人，你们要注意，若发现他回来，一定要让他在家观察14天。还有，隔几个门面的那家理发店是温州人开的，也得留意……看来大伯对自己的家园了如指掌，安全意识也蛮强。

上午十点，雨开始停歇，值岗交接。社区工作人员和换岗的志愿者来到门岗，告知社区疫情防控升级，即时起小区居民凭“通行证”出入。通行证是张红色的小卡片，背后写道：“寒冬过后，春暖大地。我们相信，没有迈不过的坎，没有翻不过的山。让我们携起手来，团结一心，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！”



科学防治（篆刻） 孙群豪

柴 隆

老底子

色屋瓦中，清一色“前厅后堂，四明两廊”的格局，一道道高耸的马头墙，彼此间保持着体面的距离，龙背脊脊与高翘檐角，处处彰显甬上望族、大户人家的显赫。

千江有水千江月。如同一个巨大的括号，老墙门将一个个活生生的“门第”，紧紧收在自己掌心。于是乎，“大方岳第张家”“三法卿屠家”“迎凤桥陈家”“察院前范家”“腰带河头秦家”“张斌桥李家”……携一股被历史所承袭的敬意，“大份人家”前赴后继填满墙门里生动的内容。

然而，当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，当早先独门独院的大家庭经过三五番的岁月梳洗，老墙门里挤满了“七十二家房客”，

赵淑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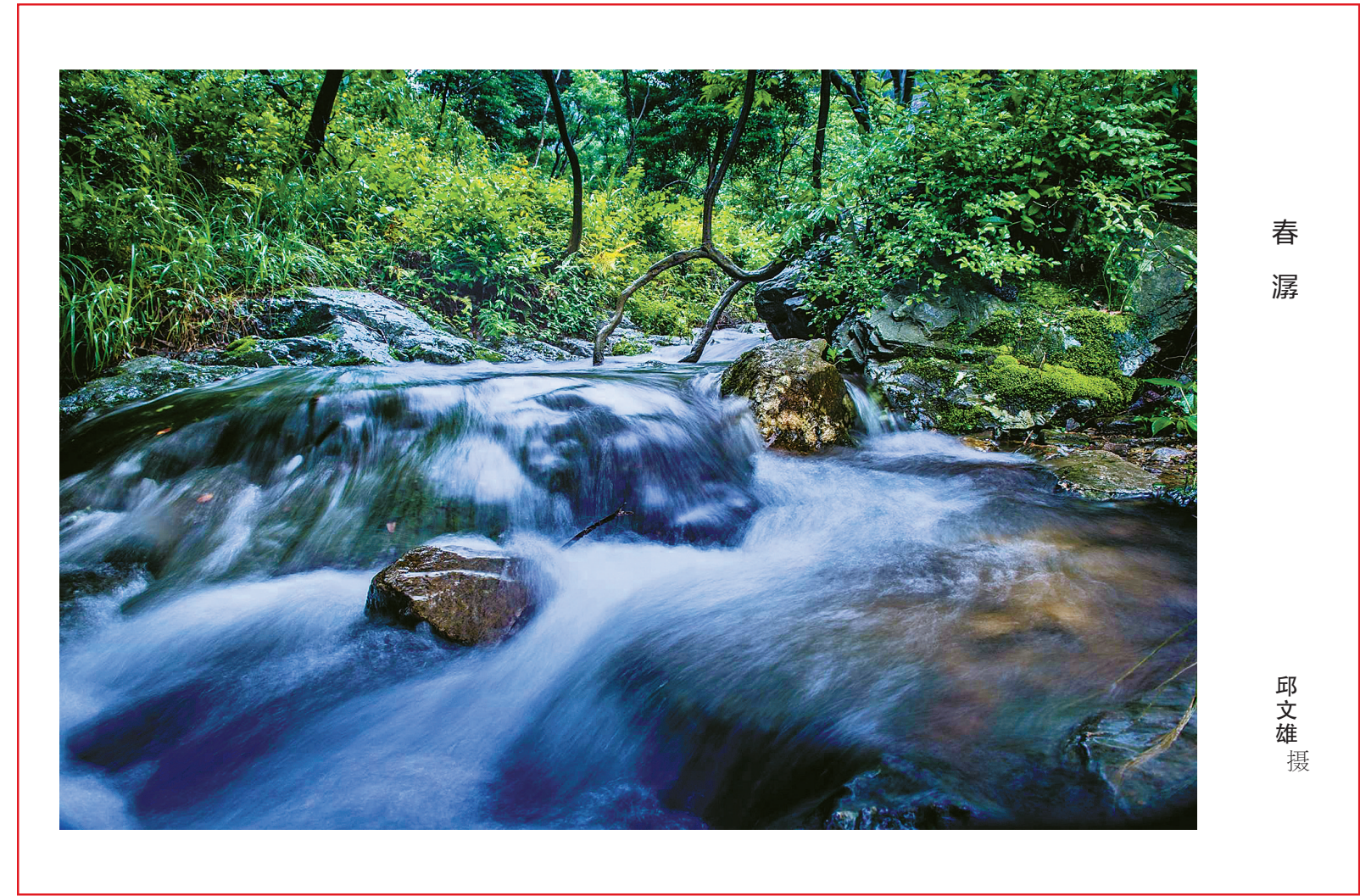
小 小 说

这几天她很郁闷。快过年了，婆婆总在耳边唠叨，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，你们却让她去国外留学，圣诞节回来也没住上几天。大过年的，别人家孩子都回来了，孙女却一个人在外面。她的另一层不快是，因为选课的事情，女儿闹情绪，回去后对父母爱理不理，在家庭微信群里，已长时不露面。

但是，那天，女儿破天荒地邀请她语音聊天。“妈妈！你们那里是不是很危险？如果你们生病了，我可怎么办？”女孩一边说，一边哽咽，最后伤心地哭出声来。“我们很安全，你不要担心。”她说。“让爸爸千万小心！”女孩说。

她先生是医生，平时很忙，双休日都往医院跑。常常在家里，吃饭时，也会有病人、病人家属或者护士打来电话。本来，这个春节，丈夫是决定自驾游的，“往南走，往温暖的地方走。游它三天。”可新冠病毒的消息传来，他果断取消了南方之行。

很快，形势变得严峻了。丈夫的医院里，已经有同事去支援武汉了。不久，本地也出现了这种肺炎病例。丈夫虽然不是呼吸科、感染科的医生，但是，要坐门诊，风险也不低。女儿的担心不无道理。网络时代，信息快捷，女儿对国内的情况，特别是对自己家乡一带的疫情十分清楚。她每天在微信群里问候，发一些信息过来。



春 潺

邱文雄 摄

老墙门春秋

老墙门里弥漫着市井烟火气。

真可谓八方杂处，唇齿相依。故而有人调侃：在天井里杀只鸡，无论躲在哪一个角落头，皆能听见哀嚎；在灶间油煎带鱼，满墙门里的人可嗅到鱼腥；在明堂生煤炉，楼上一朵一朵乌云飘过。

身处老墙门，虽少了一些个人空间，邻里之间却亲密。墙门间，人们的称呼极有特色，熟谙者可以直呼其名，不太熟的人，则以居住的门相呼，便有了“前楼阿嫂”“后楼伯伯”的称谓。有时，一个墙门里要进好几位“新娘子”，又被分别叫做“楼上新娘子”“楼下新娘子”。

长期寄身老墙门，宁波人在住的问题上，便形成了种种复杂有趣

女儿的表现让她欣慰。但是，那天，她看到女儿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：“吃什么野生动物？不作就不会死！武汉人！”她被刺痛了，马上发去微信责问：“怎么能这么说，吃野生动物就那么几个人，你怎能怪罪整个武汉人？”叛逆的女儿回复了一个撇嘴的表情。

本地的疫情渐渐严重起来。情况很糟，全国每天都有新增病例。甚至，女儿所在的国家，也发现了几例。大家人心惶惶，开始戴口罩，但口罩卖得断档。“我有多难，我要去上课，要坐地铁，但没口罩。”女儿在群里叹苦。她揪心起来。丈夫一再安慰她，说女儿所在的城市还没发现病例，不要太担心。

三天后，女儿说口罩有了，当地同学送了她两个。女儿还转发了一个邮件，英文写的，是学校写给当地家长的信。她看了，大意是每个人都会生病，但不要孤立中国人和任何与中国有联系的人，尤其是病人。这样会让生病的人为自己生病而感到羞耻，从而隐瞒病情。“我们防的是病毒，不是中国人。”邮件最后说。

“孩子，我们的敌人是病毒，而不是武汉人。你把上次朋友圈的消息删了吧。”她说。

“妈妈，我早就删了。现在，我们还帮一位湖北的同学在进行心理疏导呢。一切总会过去的。”女儿在那边发了一个笑脸。

（外一篇）

口罩和茅台酒

网上说，因为新冠肺炎口罩紧缺，有些无良商家普通口罩竟卖到40元1个。他心里纠结起来。

他家杂物间里有好几箱一次性医用口罩，共16000只。提到口罩，他就心酸。这几年生意不好做，私营的小企业间，多的是三角债。两年前一家企业效益不好，还不了债，用16000只口罩来抵债。那年返乡，家里黑灯冷灶，人都打不起精神。好在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，后来他积攒了一些钱。那些口罩，他几乎忘了。

妻子说何不趁此机会把这些口罩卖掉。“咱不赚黑心钱，稍稍加些价。”妻子说的也是，他们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，因为这场疫情，已经风雨飘摇。

一抬头，他看到了那只放在橱里的茅台酒瓶子。这只空瓶子，是在表弟的婚宴上讨来的。那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喝到茅台酒，为了做个纪念，也为了一丁点虚荣。

表弟是一家医院的医生。那年，姨父家办了20桌酒。双方的亲戚都被请去了。当大家看到桌上的茅台酒时，都一惊。姨父家也就普通工薪阶层，不至于阔绰到婚宴用茅台酒吧，而且看那瓶子，懂行的人说是1993年生产的铁盖茅台酒，现在已卖到3万元一瓶了。20桌20瓶，60多万元呢。大家纷纷对酒的真假起了疑心。

用；水龙头，干脆做个铁皮盖子实行全封闭。

吵归吵，闹归闹，一场雷雨刚落几滴，心里正懊恼：出门前，悔不该将衣服挂在天井，衣服淋湿了还能再洗，团廛里晾晒的霉干菜咋办办？……而前几日，为了公摊水费，那个吵得最凶的隔壁阿嫂，早已帮着收下衣服叠好，悄悄将霉干菜收起，恰似《锁麟囊》薛湘灵之吟唱：“收余恨，免娇嗔，且自新，改性情。”

抬头不见低头见，终归是过意不去。晚上在天井里，亲手剖一个西瓜递给隔壁阿嫂，你一块我一块的，两家人聚在一起聊天讲大道，之前隔阂散去。

老底子辰光，老墙门里的孩童，在墙门的自由王国里，一个个天生做君王。一到暑假，白天寻幽猫、摸暗子、搵铜板、打弹子、拗铁弹弓、斗蟋蟀、折三角尖、打花蜡纸；一到晚上，聚集端坐在小板凳上听老人说“三打韩通”，听着乐趣无穷的宁波往事，听着那些民俗演义、善恶报应、神话传说进入梦乡。

谁家烧了好菜，必定分四邻一

“桌上的茅台酒，每人都要喝，不会喝的，就沾一滴，闻闻香气也好。这是货真价实的茅台酒，老爷子二十多年前藏的。”姨父说。

原来，姨父的父亲，当年为解一位朋友的燃眉之急，一百多元一瓶收购了这批茅台酒。那年刚好表弟出生。老爷子想起绍兴人生了女儿埋女儿红的习俗，藏下这批茅台酒，说是要在孙子的婚宴上喝。转眼间表弟成人，但老爷子没能喝到孙子的喜酒。去世前，他还用手指着藏酒的方向。“爹，您放心！我一定听您的。”姨父说。

后来，茅台酒的价格越涨越高，眼看儿子婚礼在即，姨父心里开始纠结。但最后，他认为不能辜负父亲意愿，让大家分享好酒。

那次他喝醉了。那茅台真是香，入口醇，落喉绵，回味甘冽。他向姨父讨来瓶子，作为家里摆设。

表弟在外省一家大医院工作，如今已经是副主任医生了。自从年前打了个拜年电话，这些天一直在医院忙碌着。

姨父当年舍得把高价的茅台拿出来与大家分享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，也是因为亲朋好友间的那份情意。他常说，比起情意，钱算得了什么呢。

此时，他打定了主意，决定把10000个口罩捐给表弟的医院，另外6000个，捐给本地的医院。